

李師師全史



版出館書圖智競

K21

風流名妓

李師師
金史

競智圖書館印行



C0796123

提 要

李師師以章台弱質。青樓賤妓。風流旖旎。傾倒道君皇帝。柔姿綽約。籠絡水泊英雄。其心思縝密。手腕靈敏。有足多者。洎乎金人入寇。乘輿播遷。舉朝臣子。悉降醜虜。以保身家。而師師獨奮然崛起。罵賊自刎。其義烈且駕有宋士夫而上之。焉得以風塵花柳而薄之也。是書敷敘始末。詳悉無遺。殆欲以曲院歌姬。愧彼廊廟衣冠乎。閱者手此一編。當亦同生感慨矣。

風流名妓李師師目次

一 悲薄命椿萱早凋

二 墜風塵艷冠帝城

三 慕艷姬賈奕妄想

四 進甘言嬖臣導游

五 驚絕色天子着魔

六 賜玩珍初幸香巢

七 大腹賈飽受奚落

八 茶博士權作冰人

九 宴綺園酒後失言

十 解鮫綃密意柔情

十一 痴歎漢險喪殘生

十二 殺淫婦宋江落草

十三 修潛道暗通芳徑

十四 寫情書歎漢惹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膺妃位預慶元宵
十六 罵奸賊玉殞香消

風流名妓李師師

一 悲薄命椿萱早凋

話說宋徽宗崇甯年間。汴京城裡東二廂永慶坊地方。有一個染局匠。姓王名寅。小名阿虎。渾家烏氏。生得眉清目秀。著實可愛。雖是做手藝的人家。境况不很富裕。但他們夫婦倆。口子却是十分和睦。因此過日子到也非常快樂。祇有一件事情。他們夫婦倆。口子終覺得美中不足。原來這時王阿虎已是三十六歲。他渾家烏氏祇差他三歲。倆口子以為都到了中年。膝下却沒曾生得一男半女。想起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所以常把這事牽挂在心裡。烏氏乃是女人家。心腸比王阿虎更是着急。到處求神問卜。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那天烏氏在寶光庵內。送子觀音菩薩面前。許了一個大願。回家和王阿虎說知。夫婦倆口子又互相慰藉了一番。說也可奇。烏氏許願之後。果然身懷六甲。夫婦倆口子得了這個喜訊。一樂真非同小可。於是日夜盼望早生貴子。好容易盼到分娩之期。王阿虎十分起勁。料理分娩的事情。也着實周到。祇是那烏氏中年初產。平日體格又很虧弱。所以分娩的時候。非常危難。等到呱呱墜地。王阿虎上前來看。產下的乃是一個女孩。心中雖不免有些失望。但有此一塊肉。膝下不憂寂寞。況且拋瓦引璋前途也大有希望。因此倆口子着實欣喜。怎奈造物不仁。偏多播弄。烏氏產中得

疾醫藥無效。竟自一命嗚呼。王阿虎遭此情形。不覺的慘然欲死。祇因孩子墜地。還沒曾滿月。心中怎能割捨得下。於是王阿虎白天依舊去做他的手藝。把這孩子寄在同居的阮大嫂屋內。那阮大嫂乃是個老寡婦。自己子女全無。所以把孩子到也。十分疼愛。祇是初生的孩子。非乳不飽的。自己沒乳可去哺他。小戶人家。又沒有餘錢。喚雇乳娘。在這無可設法之中。生出一條將就的計策來。便是把米粉和水化成稀漿。灌在孩子的口中。真是不該絕命。孩子雖沒乳可哺。到也漸漸的長大起來。更有一種奇怪情形。大凡孩子們。都是時常啼哭。惟有這個孩子。却是不然。自從到了阮大嫂那邊。却沒曾啼過一聲。阮大嫂也着實訝異得很。那王阿虎見自己的女兒。雖不覺得有無母之苦。但祇此一點血肉。當然是異常鍾愛。這時候的汴京風俗。凡是生了子女。假使是父母所疼愛的。便把子女捨身佛門。男的送到和尚寺中。女的送到尼姑庵中。隔了幾年。然後領回。說是給子女消災降祥的意思。那王阿虎既很疼愛自己的女兒。又覺得常托阮大嫂照顧。是很不方便的。便把自己的女兒。送到寶光庵去。那寶光庵乃是汴京城裡最有名的大庵。住持尼姑法名辟塵。年已八十多歲。那天阿虎送女兒進庵。辟塵見那孩子年纔周歲。生得婉麗異常。便道。這是甚麼所在。你也來了嗎。孩子聽了。這話似乎覺得的模樣。忽然的啼哭起來。辟塵笑道。既有前緣。何必啼哭。說着把手掌摩了他的頭頂。摩了幾回。孩子却止聲不啼了。王阿虎見着這般情形。心想自己的女兒。却

真是佛門弟子哩。便和辟塵寒暄了一番。竟自回家而去。這孩子便在寶光庵內為佛弟子。因為這時候捨身在寺庵中。為佛門弟子的別人都呼之為師。所以這孩子在寶光庵中。別人見他年歲很小。呼為小師。辟塵便於他取了一個名字。喚作小師師。如此過了三年。師師已是四歲了。却又禍生不測。那王阿虎却為仇人陷害。犯罪繫獄而死。要知王阿虎因何被仇人所陷。且看下回分解。

【二】 墜王風塵艷冠帝城

話說王阿虎有一個同業的朋友。名喚曾博樑。乃是汴京城裏有名的混混。曾經開口向王阿虎借過幾回錢。王阿虎見他不是安分守己的人。怎肯將錢借於他。因此兩人便有了宿仇。這時曾博樑又向汴京城裏土富劉老兒那邊去借錢。劉老兒也不肯答允。曾博樑一時動了殺機。從身傍拔出一口尖刀。使起蠻力。把劉老兒當時結果了性命。京城裏犯了血案。那裏能够逃掉半個兇犯。所以曾博樑殺了劉老兒。正想拔腳逃走。那裏還來得及。早被公人們橫拖直扯的捉到有司衙門大板子。三木棍。把曾博樑夾是夾。打是打。曾博樑受刑不過。招了口供。却想起和王阿虎的宿仇。便盡力殺掉劉老兒。乃是王阿虎所教唆的地方官。不分皂白。把王阿虎提到面前。也是嚴刑拷打。解王阿虎原是自問無愧的人。任憑甚麼嚴刑。抵死不肯招供。地方官無奈。祇得把他

禁在牢獄之中。可憐王阿虎清白身軀。受了幾次嚴刑。本已傷了半命。現在進了牢獄。又沒錢在獄中行賄。給一般獄卒私刑凌虐。莫說王阿虎是個肉身的人。便是有銅筋鐵骨的。也經不起這般的消磨。那消多天。命赴黃泉了。少不得有忤作驗明屍身。報官棺殮。表過不提。且說王阿虎進獄的時候。消息傳佈以後。那寶光庵的辟塵。恐怕連累到自己。便把師師送回王阿虎的家裏。王阿虎家裏本沒有別人。祇得仍由阮大嫂收留。那阮大嫂收留師師。原想待王阿虎出獄後。交還於他。不料隔不多時。聽得王阿虎在獄中死了。女人家不明世故。膽識又小。早唬得手足無措。便想把師師轉托別人。別人也都和阮大嫂一般的見識。怎敢收受。又想棄之荒郊。覺得於心不忍。阮大嫂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隔巷有個李姓的婆子。乃是喫窩子飯的人。年紀雖不過四十歲。上下打扮得却和三十歲模樣。但是別人却呼他為李嫵嫵。那李嫵嫵本有幾枝錢樹子。給他掙賺皮肉銀子。此番聽得師師没人敢收養。心想自己收買人口。無論如何。總要破費些慳囊的。現在有此不必化錢的妮子。何不落此便宜。主意想準。來到阮大嫂家裏。說明來意。祇瞞着窩子的話。那阮大嫂聽着。以為自己可以卸了肩膀。那有不喜之理。便很快樂的允承下了。李嫵嫵攬了師師。別過阮大嫂。回到他的私寓。把師師當作自己的繼女。師師也呼他為媽。從此小師師便改做李師師了。駒光過隙。歲月難留。忽忽的過了十年。師師已是十五歲了。生得長黛入鬢。雙眼流波。輕盈嬌小。如楊柳之迎。

風美艷流利。如芙蓉之出水。他這副容貌。這個身段。真是天上少有人間難覓。李嫵嫵做了一世的鴛母。對於這種眼光。何等內行。早便料到此人一出。必定壓倒羣芳。他本是開得一所蜜子名喚金環院。座落在鎮安坊內。皮肉門庭。到也並不冷落。但是他現在有了這樣的人材。怎肯棄置一邊。便揀了一個吉日。把師師送進金環院來。依舊喚作李師師。李嫵嫵給他請了幾名琴工曲師。日夜學習曲藝。那李師師原是絕頂聰明的人。祇須師傅指點一過。便不忘掉。那消多少日子。曲藝完全學成。這時汴京城裏的王孫貴介。顯宦富貴。沒一人不知有李師師的。於是李師師的艷名。真是哄動九城。遍傳六市了。但是師師初次應客。雖則愛慕他色藝的人。多無可數。他却毫無當意。祇和兩個小吏。稍有些微感情。要知這兩個小吏。甚麼來歷。且看下回分解。

【三】慕艷姬賈奕妄想

話說汴京城裏。有兩個小吏。一個姓賈名奕。原是讀書不成。學劍又不成的人。也曾進場考過兩次。先文後武。都不濟事。後來京城裏出了一名大盜。劉千混名喚作畢地龍。捕役們因為劉千狡兔三窟。一時擒獲不住。賈奕恰和劉千住居貼鄰。知道得異常詳細。便做了眼線。幫助捕役們把劉千獲住。敘功授得右廂都巡官的官職。還有一個姓宋名江。職居鄆城縣的押司。鄆城縣乃是汴京的屬邑。離京並不很遠。他雖不住在京

城却時常進京公幹的。他們兩人原是不相識的。因為兩人都是喜歡在花街柳巷走動的。所以在蜜子中時常遇見。却成了相契的朋友。這時李師師既享了這樣的盛名。兩人怎有不知之理。那金環院本是兩人素常走動的所在。見了師師。兩人都有想喫天鵝肉的思想。賈奕更有射雕之意。那宋江雖也是風流陣中的健將。却因胸襟曠達。饒有英雄氣概。不比賈奕志氣銷沉。完全在兒女私情方面用功夫。況且這時宋江在另一家蜜子中結識了一名妓女。那妓女名喚閻婆惜。住在烏龍院內。閻婆惜雖也生得容貌妖艷。祇因素性輕浮。並沒有些微大家氣息。他見宋江官職雖賤。月入的公私款項却不少。把宋江當作支撐門庭的恩客。那宋江却因從鄆城縣上京公幹。沒有歇宿所在。汴京城裏雖有許多大小客店。但招待總覺得不很周到。所以宋江便把烏龍院當作臨時公館。日子既久。閻婆惜使出全副的妖媚手段。把宋江迷戀得死心塌地。因此賈奕一心一意。想和李師師結成綺緣。宋江心想自己偶然也和李師師發生了關係。非但得罪了賈奕。並要得罪了閻婆惜。不如趁此機會。兩面落了個人情。所以賈奕便成了師師的客人。宋江不過是鑲邊的朋友罷了。但是他們兩人感情很好。喫喝遊逛。常在一處。金環院中。賈奕當然是無日不到。那宋江也是足跡很密的。因此師師和兩人都很熟識的。那李師師雖是烟花殘質。却不比尋常娼妓。身在繁華場中。却沒曾泯滅了自己的天性。他見賈奕滿身俗骨。本不在他的心裡。祇因賈奕一片至誠。

待他十分周到。他對待賈奕也便有些感情。其實他的眼裏却看上了宋江。祇碍着賈奕的面子却不好作分外之想。從此賈奕常在金環院走動。宋江從鄆城縣進京也。和賈奕在一處遊逛。暫且拋過不提。另表大宋徽宗皇帝即位到這時已有十多年光景。天下到也太平。祇是生性奢華。一切政事都托付丞相蔡京辦理。蔡京原是個詭譎小人。見徽宗荒淫失政並不進諫。却去劃了許多游樂方法。在汴京北隅起造一所離宮。取名艮嶽。徽宗在離宮內。花天酒地。鬧得不亦樂乎。日子漸久。徽宗覺得離宮也沒有十分好玩的所在。不免有些煩悶起來。蔡京等知趣。早料到徽宗的心理。便進言道。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幾何。何必自苦。徽宗聽着有理。答道。卿言甚是。祇不知計將安出。蔡京道。陛下倘必拘泥於宮室與衛行動。總不很自由。依臣之見。不如微服私行為是。徽宗大喜。答道。既是這樣說來。朕便可和卿同行都市了。蔡京道。這却不能因為都城內的軍民人等。無人不識臣貌。倘露破綻。那還了得。陛下不如攜幾名心腹宮監。或是偏僻小校。纔可遮人耳目。哩。徽宗聽了。點頭稱是。但一時却想不出同行的人。正想漸漸留心着。却不料次日上朝。忽然的碰着一樁大煞風景的事情。要知這樁事情。怎的大煞風景。且看下回分解。

四 進甘言譬臣導游

話說徽宗那天上朝。忽有司天監張夢熊奏道。臣夜觀乾象。毛頭星現於東北方。主有刀兵喪國之亂。遠則三載。近則今年。大亂必難倖免。徽宗聽了大驚道。凶星出現。不知何時纔得甯息。衆卿等誰能厭禳此星。徽宗話方說罷。祇見左班部內站出一員大臣。紫袍拂地。象笏當胸。此人是誰。乃諫議大夫張商英是也。這人知微識漸。見徽宗荒淫失政。也曾幾番進諫。怎奈徽宗聽信蔡京讒語。不能採納他的忠言。當日他聽得毛頭星出現。徽宗憂形於色。便想趁此機會進諫一番。忙的俯伏在地。口稱萬歲的說道。天人感應。乃是一理。現在凶星示變。大禍臨頭。陛下倘能警懼悔悟。便可轉禍為福。臣願陛下察臣忠愛之意。減膳撤樂。損己益民。逐去奸邪。登崇賢輔。開衆正之路。杜羣小之門。那纔得天心可回。人心愈固哩。徽宗聽着。心中有些着惱。祇不便發作出來。便道。聽卿所言。備見忠嘉。朕也非常欣幸。說着。又回顧其餘的文武大臣們。却假意的說道。以後衆卿們倘有嘉謀嘉猷。足以輔朕不逮。儘可直言無隱。大臣們領旨而退。徽宗退朝回宮。想起毛頭星出現的事情。心中非常愁悶。便坐在千秋亭上。不免有些遐思。這時侍候在旁的有三人。一是平章高俅。一是御史楊戩。一是內押班高迪。三人見徽宗悶悶不樂。也祇得悄悄站着。等了片時。徽宗忽然的掉過臉來。對了三人說道。朕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須可及時行樂。祇因剛纔張商英諫朕的話。文武大臣們統都聽得。從此朕的一舉一動。難於自由的了。高俅等聽着忙的奏道。陛下是君。張商英是臣。好有一

比君是天。臣是萬物。天可以發生萬物。也可以肅殺萬物。所以張商英的性命。原在陛下手掌之內。這種草莽的話。何必怕他。即使陛下不忍殺他。保全他的性命。已是他的萬幸。陛下何必聽了他的話。這樣的認真哩。況且人生在世。好像白駒過隙。倘不及時行樂。那麼老大時候。徒自傷悲罷了。便像唐堯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夏禹躬耕稼穡。周公吐哺待賢。到底仍是白骨長埋。樂趣又在那裏呢。至如周幽王寵褒姒之色。楚王建章臺之宮。明皇嬖倖楊妃。漢帝寵承飛燕。陳後主有玉樹後庭之曲。隋煬帝為錦纜長江之游。朝朝歌舞。日日管絃。雖是繁華一夢。過眼成空。但身享艷福。也不枉了一生受用。古人有首詩道。是人生如過隙。日月似飛梭。百年彈指過。何不日笙歌。陛下請把這詩辨別一下。便可明白做人的意味了。陛下現在何不闌懷行樂。何必因小臣進諫的話。自生煩惱。前人又有俗語幾句。說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陛下現在行樂。倘將來有了憂危。臣等誓肝膽塗地上。報陛下恩德。徽宗聽奏大樂。命中宮排辦御宴。便和三人開懷暢飲。三人謙着不敢就坐。怎禁得徽宗執意入席共飲。三人祇得領旨坐下。也不分君臣儀節。談談笑笑。到也消愁解悶。酒到半酣。祇聽得遠遠地有一派嘹亮的樂聲。給微風吹了過來。徽宗聽着。訝道。這是甚處來的樂聲。張迪奏道。那是宮牆外民居的樂聲哩。徽宗微微的笑了一聲。說道。朕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這般快樂。朕昨聽蔡京所奏。想要出觀市廛的景緻。祇恨没法擺佈哩。楊戩聽了此話。回奏道。

陛下想要出去觀看市廛景緻。這樁事情本很容易的。怎說是沒法擺佈呢。徽宗道。卿言雖易。祇是蔡京奏過。須要微服私行。纔可瞞人耳目。怎奈微服私行。須待甚樣。楊戩笑着奏道。此事更易了。要知楊戩所說甚來。且看下回分解。

【五】 驚絕色天子着魔

話說楊戩聽得徽宗想要微服私行。便奏道。陛下倘要擺動鑾輿。出警入蹕。市井肅清。那是反不自由的。不如易服裝扮。做個秀才。儒生模樣。臣等裝為僕從。從後戴門。出市私行。纔可飽看市廛風景哩。徽宗聽言大喜。即時換了衣服。把龍袍却下。却穿了一領皂襦。加穿了一件紫道袍。繫着一條紅絲呂公條頭戴唐巾。脚下穿着一雙烏靴。命張迪在宮內守候。引了高俅。楊戩兩人悄悄的離了禁闕。出得後戴門。向汴京城裏行來。穿了長街。繞過短巷。祇見歌臺舞榭。酒市花樓。好一派繁華花錦的田地。三人彳亍行來。也不知繞過多少街巷。不覺斜陽欲墜。已是傍晚時分。忽的進了一巷。那巷風範更別。門安塑像。戶列名花。簾底笑語喧呼。門裏笙歌盈耳。個個粉頸酥胸。人人桃腮杏臉。徽宗見了大喜。悄聲問道。這是甚麼所在。高俅道。這裏喚作鎮安坊。乃是汴京城裏銷魂所在。左右所列。都是些鶯花庭院。徽宗聽着不住的把眼睛左右迴顧。又前行了五七步。見一座小宅。造得十分精緻。粉牆鴛瓦。朱戶獸鏤。飛簾映着綠鬱鬱的高槐。繡戶

又對了青森森的脩竹。徽宗心愛其地。便又悄悄問高俅。楊戩道。這座宅是誰人的。蓋造得這般精緻。高俅道。要知這宅詳細。可問楊戩。楊戩道。我也不知底蘊。徽宗看了一回。歎羨幾聲。忽然的聽得繡戶上面的小樓中間有人咳嗽一聲。徽宗忙的抬頭。覷着。却見樓上翠簾高捲。繡幕低垂。簾下有個佳人。髮暉烏雲。釵簪金鳳。眼橫秋水之波。眉拂春山之黛。腰如弱柳。體若凝脂。十指露春筍。纖長一搦。襯金蓮穩小。待道是鄭觀音。却不抱着玉琵琶。待道是楊貴妃。却不擊着白鸚鵡。悄如嫦娥離月宮。恍若洛女下瑤階。徽宗看了半天。看得出神。那佳人却見有人覷他。大模大樣的進簾內去了。徽宗站立多時。覺得有些脚痠。恰巧那宅對面有座茶肆。挂着一塊招牌。牌上寫道。周秀茶坊。三人進內坐下。徽宗從手攜的金篋內。取出七十足。佰長錢。撒在那桌子上。周秀便理會得知道。使個使錢的。勁兒來了。忙的泡上好茶。楊戩怎等伶俐。却先問道。這對門是誰氏的家宅。樓上剛纔站的佳人。姓甚名誰。周秀聽了。笑道。客官們莫非是外來的嗎。楊戩道。是的。我們乃是上京考取功名的。不知京城裏的民情風俗。故而動問。周秀道。這樣說來。難怪你們對面乃是名冠天下的一座窰子。名喚金環院。那佳人乃是京城裏花月班首。艷姬領袖。姓李名師師。一般富貴郎君。遇着了。他便弄得七零八落。即便許多村沙子弟。也壞得棄生就死。提起他的名字。好有一比比做那春秋時候的孔仲尼。便是蠢婦孺子。也都知他名姓的。徽宗聽着大喜。因為累了一天。精神不濟。身體有

些困乏起來。便付了茶錢。三人回進宮來。高球楊戩各自退去。歇了一宵。次日上朝。散班回宮。張迪迎着徽宗便問道。朕昨和高球楊戩微行市廛。在鎮安坊內。遇着一名佳人生得閉月羞花。無此艷沉。魚落雁無此美芳名。喚作李師師。你可知道他的來歷嗎。張迪聽着。忙的跪奏道。臣非誇口。烟花之事。臣實內行。陛下要知那李師師的出身來歷。都在臣的肚子中哩。不瞞陛下說。臣原是汴京城裏有名的狎客。和那金環院的搗母李嬷嬷十分相契。那時師師還是黃毛了頭。誰知士別三日。已非吳下阿蒙。臣倦游十年。足跡雖不入風月場中。但這種訣竅。臣却明白異常的哩。徽宗聽了。大樂要至。徽宗聽了張迪的話。作何答覆。且看下回分解。

【六】 賜珍玩初幸香巢

話說徽宗聽了張迪的話。喜道。如此說來。你可把些東西。送給李嬷嬷。代達朕愛慕師師的意思。說着。便命張迪取出內府紫茸二匹。霞氍二端。瑟瑟珠二顆。白金廿鎰。張迪檢齊東西。也把宮衣卸下。換上民間富貴模樣的衣服。領旨出了宮門。來到金環院。李嬷嬷見着。又驚又喜的迎道。張相公十年不見。今天甚風吹了過來呢。張迪也是寒暄了一番。進內坐定。却不見師師在側。張迪道。聽說嬷嬷那邊。攏得一名好妮子。嬷嬷的財運。定必亨通了。李嬷嬷謙道。老婆子不過是混一天。是一天罷了。那妮子雖是不

錯。祇因近來四方不很太平。咱們的把勢飯。實在不容易喫哩。張迪聽着。知道有了說話的機會。便道不瞞娘娘說。在下當初和娘娘別後。江湖漂泊。做了些小買賣。雖沒曾多大發展。却結識了許多好友。現在有個同業的契友。名喚趙乙家。有萬貫之財。久慕令嬈師師盛名。因知在下素和娘娘有些來往。特託在下帶來許多禮物。想和師師一見。敢求娘娘看在下的薄面。把這份禮物收受下來。纔是說着。果然把東西交給李嬈。那李嬈見了許多東西。估看價值。着實不少。鴛兒愛鈔。早笑得合不攏口。怎有不允之理。却又假意的謙道。多蒙張相公厚意。老婆子實是感謝得很。但趙相公既願到此。走動有你張相公的面子。老婆子怎敢得罪。祇是這些東西。老婆子不敢收受。仍請張相公帶了回去罷。張迪聽着。明知李嬈說的假話。落得順水推舟。便道。娘娘說那裏話來。這些東西。乃是趙相公孝敬娘娘的。些微誠意。娘娘倘不收受。莫非嫌禮物太輕嗎。李嬈聽了。纔似笑非笑的收了東西。却欣喜的答道。老婆子不再客氣。竟自走着面皮。把東西收了。祇請張相公有便。和趙相公早些過來。纔是。張迪允着。自去回到宮中。和徽宗說知。徽宗知事辦妥。當然心喜得很。到了晚晌。却命高俅楊戩。在宮內守候。換了衣服。同張迪悄悄出得宮來。直到金環院中。跨步進去。祇見得屋小而雅。陳設得也非常清潔。李嬈忙忙的出來迎接。因為看。在剛纔的禮物份上。便趙相公長趙相公短的說了一大篇。小了頭獻上時新鮮菜。堆了四隻水晶大盤。盤內鮮菜。宮內却都

沒曾見過的。徽宗好生納罕。便隨便喫了幾枝。李嬭嬭在旁邊說長道短的。又說了一回。却不見師師出拜。徽宗的心裏。雖是急得異常。但不便露出慌態。祇得忍着。等了片時。李嬭嬭引着徽宗張迪。繞過後堂。來到一所小軒。軒內棊几臨窗。縹緗數帙。佈置得溫文爾雅。却不像蜜子模樣。窗外新篁數枝。映着月色。參差弄影。這一派清幽景緻。直使得徽宗意興閒適。又談了片刻。小了頭獻上幾碟精肴。無非是些鹿炙雞酢魚膾羊臠。又端上香稻米熬成的稀粥。李嬭嬭敬過徽宗和張迪。三人便各啜了一盃。這時已是夜半。仍不見師師出來。徽宗不免有些等不耐煩。李嬭嬭似乎也有些覺得獨自進內而去。徽宗和張迪又等了片時。纔見李嬭嬭一手擎了燭臺。一手扶了艷姬。珊珊的走了出來。那艷姬穿着一身絹素。却不見穠艷妝飾。淡淡的施了些脂粉。却又不擦胭脂。這時新浴纔罷。嬌滴滴好像出水芙蓉。見了徽宗。把矇矓的眼睛。微睜了一睜。却大模大樣的。傲不為禮。似有不屑的意思。李嬭嬭攬他坐在旁邊。却和徽宗附耳悄語道。這妮子生性孤僻。倘有開罪相公之處。敢求海涵。為是要知徽宗見了師師。怎樣情形。且看下回分解。

七

大腹賈飽受奚落

話說徽宗在燈光之下。把師師仔細的打量了一番。覺得幽姿逸韻。閃爍驚眸。實在是

又嬌又艷。心裏邊便又憐又愛起來。徽宗原也是風流陣中的健將。見着這般絕色妖子。便意馬心猿了。却把自己身體。挨近師師。笑問道。敢問芳卿。妙齡幾何了。師師聽着。依舊理也不理的。默無一語。徽宗趨勢。又挨身上前。師師見徽宗舉動有些不雅。却站了起來。坐在別的地方了。李嬷嬷恐怕徽宗老羞成怒。便又附了徽宗的耳傍。說道。趙相公不要見怪。這小妮子生性固執。喜歡靜坐的。徽宗聽着。並不着惱。李嬷嬷便趁勢退了出來。李嬷嬷退出的時候。却對着師師使了一個眼色。師師會意。便起身來解了所穿的玄絹褐襖。祇剩一件輕綵內裳。捲起右袂。把牆上所挂的古琴。解了下來。背了燈光。隱几端坐。徐撥寸指。輕輕的彈了一套平沙落雁之曲。真是清音貫耳。流韻沁心。徽宗聽了。非常贊嘆。師師彈了半晌。徽宗愈聽愈有興味。等到曲終。金雞已喔喔的報着天曉了。徽宗因為將到上朝時分。便和張迪匆匆的告辭。李嬷嬷却出來阻道。相公們清早便出。請用些點心東西。再去不遲。徽宗道。多承嬷嬷厚意。祇因在下肚中實不覺飢。不必再行叨擾。李嬷嬷手段何等圓滑。聽了此話。那裏肯依。早命小了頭擺上兩杯杏酪湯。另置了幾碟菓糕。餛飩等東西。徽宗見李嬷嬷執意苦留。情不可却。便和張迪各喝了些杏酪湯。立即告辭出來。師師懶洋洋的站身來送。李嬷嬷却千言萬語的訂期再會。徽宗略略的點了一點頭。和張迪出了金環院。回宮而去。那李嬷嬷待徽宗兩人走了以後。悄悄的對了師師說道。趙客人禮意很不薄。你怎麼這樣的簡慢。師師

聽了。却着惱道。這般都是些俗不可耐的大腹賈罷了。我何必去趨承他。老實說。這般東西。不過有一副臭皮囊。即使腰內多幾個錢。也祇可到屠門去大嚼。那配到我的門上來呢。李嫵嫵笑道。小妮子這樣強項。可以到御史的行裡去了。慢談金環院之事。且表徽宗和張迪回進宮來。高俅楊戩迎着。徽宗却又匆匆的上殿受朝。草草的退朝。回宮。依舊和三人閒談。高俅道。陛下連日晚晌私行。臣等在宮內嚴守秘密。所以皇后娘娘都不知絲毫底蘊。祇不知陛下昨宵出游。可曾遇到那個艷姬。徽宗道。雖已遇到。却很簡慢待朕。不知為了怎的。楊戩道。這却奇了。祇不知張迪預在那鴛母前說些甚話。張迪道。臣並未說出別話。祇說皇上是富貴趙乙。楊戩道。是了。你可知名妓牛是高自期許的。說了富貴。難怪他簡慢了。徽宗聽着。摸不着頭腦。却道。這是怎的。富貴乃是有錢的。他們不是見錢眼開的嗎。怎的又簡慢起來呢。楊戩道。陛下有所不知。逛窯子有幾等逛法。平常的姑娘。祇揀有錢的客人做去。假使享過盛名的姑娘。他本有很多多的進款。還怕沒有錢用嗎。所以他揀知心的客人。却不論錢的多少。這種知心的客人。第一要有才。第二要有貌。論貌不必多說。論才却不是容易的。現在張迪說陛下是個富貴。這明明說陛下是祇有錢而沒才的人。便難怪他不當作知心看待了。徽宗聽了。恍然大悟。忙道。卿言很是。祇不知為今之計。又待怎樣。楊戩道。今晚陛下出游。不必再命張迪隨行。可由臣等護駕。却不直向金環院去。先命茶坊主周秀前去進言。說陛

下乃是殿試秀才。他若疑到昨宵之事，便說張迪是個商人，因此也把自己當作富貴。臣等在旁更可竭力吹噓，那纔是妙策哩。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八 茶博士權作冰人

話說楊戩獻上妙策，徽宗大喜。到了晚晌，果然命張迪在宮守候。自己却和高俅、楊戩來到鎮安坊的周秀茶坊內。周秀見三人都是來過，分外巴結起來。徽宗道：「煩勞店家到金環院中和李嬷嬷說，便說俺乃殿試秀才趙乙。昨天曾和師師結識，祇因今宵欲在他莊閣陪友人暢飲幾杯，不知他莊閣間也不閒。」周秀聽罷，便到對面院中而來。把徽宗的話一字不差的說了一遍。李嬷嬷奇道：「昨宵師師那邊却曾來過一位趙相公，祇知他是買賣行中人，却没有殿試秀才的趙相公哩。」周秀道：「嬷嬷何必多疑，待趙相公到此，自能分曉。」李嬷嬷道：「店家的話到也不錯，代老婆子回覆一聲，請趙相公過來便是。」周秀聽着回去，李嬷嬷却三脚兩步的來到師師面前，說道：「小妮子喜歡交結咬文嚼字的酸馱子，現在又多了一個了。」師師道：「又多了那個李嬷嬷道，便是那趙乙趙相公。」師師道：「奇了，趙乙的模樣，雖有些書生氣概，他不是說做賣買的吗？做賣買的人，祇知錙銖必較，怎能咬文嚼字哩？」李嬷嬷道：「做賣買乃是張相公代他說的，他却自稱是殿試秀才，常言道：人言不可盡信，難道趙相公便做不得秀才嗎？」師師道：「這却

有些不錯。俺本也疑到趙相公不像做賣買的。原來他是殿試秀才。俺昨宵簡慢了他。未免有目無珠哩。祇恐設計哄俺。假作秀才模樣。俺當試他一試。李嬷嬷聽着心中却有了主意。原來依李嬷嬷的意思。因見徽宗所獻的禮物。着實的豐厚。早把徽宗認作豪客。怎奈師師鄙視異常。又不便強迫師師優待。正覺得接得此客。恐怕簡慢了。反為不佳。倘是失却此客。未免有些可惜。左右籌思。終沒有妙法。難得此客。却是個酸秀才。合了妮子的心理。順風扯篷。落得兩得其利。便笑道。趙相公人既溫雅。你也料他不是買賣行中人。現在果然是個秀才。小妮子便當好生款待他了。師師聽了。點頭答道。倘果是個秀才。俺也當另眼相看的。李嬷嬷欣喜的允着不提。且說周秀從金環院中走出。回到茶坊。高俅性急。便迎着問道。這妮子的粧閣可曾聞嗎。周秀道。李嬷嬷說的秀才所囑之言。幽情頗喜。不棄潑賤。專以奉迎。徽宗聽着很樂。即時同高俅揚戩離了茶坊。踱到金環院的門口。門內早有兩個美貌的小丫頭。站在傍邊。見徽宗等來了。却阻道。請秀才稍待。待俺報知姐姐。徽宗聽了。祇得站立等候。隔不多時。小了頭出來。說道。俺姐姐有命。請秀才進見。徽宗等纔得跨步進去。祇見師師站在裏門邊。笑嘻嘻的迎着。徽宗忙忙的上前施禮。師師還禮道。寒門寂寞。過辱臨顧。賤妾何幸。得此遭逢。徽宗謙道。謹謝娘子。不棄卑末。知感無限。師師聽着。引了徽宗三人進內。却不遵昨晚的路徑。從旁門而入。轉過幾處房闈。地址雖不寬濶。佈置得十分精雅。祇見曲曲迴廊。

深深院宇。紅袖調箏於屋側。青衣演舞於庭中。竹院松亭。藥欄花檻。真是廣寒比其清。瑤池齊其幽。好一派清幽景致。脫俗塵寰。君子居之。願老溫柔鄉名利之心都盡也。繞了幾灣。上了樓梯。却進了一間內室。那室便是師師的卧房。鋪陳得更雅潔精緻。紅牀設花綉繡褥。四壁挂山水翎毛。打開綠油窗。看遠山月色夜景。捲起珠簾幕。聽外廂侍兒歌聲。師師請徽宗等坐定。小了頭斟上雲霧茶。又安排着酒果。師師也陪坐在旁邊。四人淺斟低酌的共飲起來。師師道。昨宵趙秀才到此。多有簡慢。俺今天特進一卮。為趙秀才解悶。說着。斟了一觥。端在徽宗面前。徽宗便一飲而盡。要知徽宗飲了這杯酒後。說些甚麼。且看下回分解。

【九】 宴綺閣酒後失言

話說徽宗飲了滿觥的酒。笑謝道。是俺殿試京華。得遇娘子。實是三生有幸。俺有薄技。善畫墨鷹。敢求素箋。揮此以補芳壁。師師聽了大喜。心想正待試他才學。難得他毛遂自薦。便道。趙秀才既有絕技。即求揮墨。以光蓬華。說着。命小了頭取出四幅素箋。徽宗站起身來。提筆便畫。那消多時。四幅墨鷹。完全畫成。却落了單款。趙乙。師師見着。稱讚不已。重行入席飲燕。師師分外有興。因為徽宗果非沒字碑。款待的情形。便親密起來。飲了一回。師師道。趙秀才既是到京殿試的。祇不知貴郡何處。徽宗這時有了酒意。一

時興發。却不曾留意。得便道。俺便生在這汴梁城。休說三省與六部。莫言御史和西臺。四路將帥在肘下。滿朝文武屬俺管。自己是稱孤道寡。享盡人間繁華。目今住在東華門的西面。西華門的東面。後載門的南面。午朝門的北面。大門樓的裏面。這宅子可算得汴京城裏最大的哩。若要問俺真名姓。姓趙行八。却非趙乙。乃是趙八郎也。師師聽說纔知道。乃是堂堂天子。唬得魂不附體。忙的離了座位。走將出來。和李嬷嬷說道。咱家裏來的是天子。這便怎處。李嬷嬷究竟是一世為鴛。閱歷很深。答道。天子到此也不妨事的。我當密告有司。來此保駕便是。師師聽着。把心放下。却來到徽宗面前。依舊裝着痴呆。不露驚慌模樣。徽宗也仍是飲酒消悶。李嬷嬷却飛忙報於有司衙門。那京城地面本有兩員巡邏大吏。一是左右廂捉殺使孫榮。一是京內外皇城緝察使竇監。當下孫竇二人。聽了李嬷嬷的密報。急點手下的巡兵。共計二百多名。人人勇健。個個威风。腿繫着籠布行纏。身穿着鴉青衲襖。輕子短箭。手持着悶棍。腰插着鑲刀。三步並作兩步。急忙直奔而來。即時把金環院圍得水洩不通。這時徽宗正和師師高俅楊戩飲得方酣。忽聽得宅外叫鬧。徽宗有些納罕。把眼睛覷了高俅一眼。高俅會意。下樓出了大門。恰遇着孫竇二人。便喝道。匹夫怎敢驚駕。二人聽得有人喝罵。抬頭一看。認得是平章高俅。忙的跪在地上。早唬得兩腿不搖自動。却道。小人們聽着聖駕在此。特提兵而來。高俅又喝道。提兵保駕。何致這樣張惶。速退毋違。二人聽說。只得把兵退下。

暗暗地巡邏護駕去了。李嬷嬷在傍邊本已聽得清楚。不待高俅說完。却忙的來到樓上。蹙着腦袋。在徽宗前跪道。不識聖駕降臨。死罪死罪。師師見李嬷嬷這般情形。也忙的跪了下去。嬌滴滴的奏道。賤婢不識龍顏。多有褻瀆。伏叩陛下恕罪。徽宗到了此時。已是無可隱飾。很悔着剛纔酒後失言。却喻道。咱們都是一家子。嬷嬷不必拘畏。小妮子更不必煩禮的。倘你們這般拘禮。俺反覺得不歡了。說着。一手攙起李嬷嬷。一手扶起師師。接着高俅也來了。把退兵之事說了一遍。李嬷嬷怎等知趣。脫身下樓。命小丫頭添了美醜。再備嘉肴。師師請徽宗上坐。徽宗却命高俅楊戩也坐下共飲。又命師師侍坐在旁。那高俅楊戩知道徽宗的脾氣。並不推却。竟自坐下。師師却不敢潛越。不免有些猶疑。這時李嬷嬷又上樓來。慇懃的說道。既是貴客有旨。也不必拘禮罷。今日乃是七夕良辰。舉觥歡飲。靜觀天上牛女相會。乃是一樁樂事。徽宗聽了喜道。俺坐對佳人。却把良辰忘了。還虧得嬷嬷記着哩。說着。攙了師師同坐。一邊開懷暢飲。一邊並肩觀看天上流霞。飲了多時。徽宗帶酒看着師師的容貌。愈看愈風韻。不覺夜色已午。要知徽宗在金環院中飲讌何時纔散。且看下回分解。

【十】 解鮫綃蜜意柔情

話說這日。乃是七月七日。賈奕原是常在金環院走動的。到了這個良辰佳期。特地沽

了上等好酒。興匆匆的獨自來到鎮安坊內。剛到金環院門口。却見大門關閉。使起噪子。喊了幾聲。門內却没人答應。心中非常煩悶。只得敗興而返。原來李嬷嬷知道天子在此。吩咐將門閉住。不許有人進內。因此賈奕喫了閉門羹。悒悒的回去。且說徽宗當晚和師師等暢飲。直到夜半纔歇。師師便伴徽宗共寢。高俅楊戩在外間小閣歇宿。一宿無話。不覺銅壺催漏盡。畫閣報更殘。高楊二人夢中驚覺。急起穿了衣服。踉到師師的卧房外面。站在欵紗窗下。高俅低低的奏道。陛下快些醒來。天色將明。倘班部上朝。見不着陛下。豈不給文武大臣。察出破綻。徽宗在房中聽着。忙的穿衣起身。師師也起來。繫了衣服。各自嗽洗完畢。隨意用了些湯點。徽宗便想告辭而去。師師却緊緊留住。徽宗見師師有捨不得分離的模樣。便道。卿家休要煩惱。寡人今夜再來。與卿家同歡。師師道。何以取信。徽宗聽着。便把貼身所穿的龍鳳絞綃。解了下來。送給師師。却說道。恐卿不信。以此為證。但朕語下為敕。豈有浪舌之理。師師收了絞綃。置在箱中。便送徽宗下樓。高楊二人隨着。師師直送到門口。徽宗纔和高楊二人。離了金環院。往西而行。踉出鎮安坊口。早有孫實兩員。巡邏大吏。預備着轎馬。迎進宮去。於是滿朝文武大臣。和軍民人等。都知天子在鎮安坊遊密子了。拋過徽宗之事。單表師師送了徽宗等走後。站在門口。閒眺。忽見一人從東而來。師師把他細看。原來乃是賈奕。師師因他是舊客。正待上前迎着。忽聽得賈奕厲聲喝道。從前共你稱密交。今朝却與別人歡。說着。睜

開殺人眼。咬碎口中牙。舒起猿臂。一把揪住師師的衣袖。直拖進門內而來。直到後堂。纔惡狠狠的問道。剛纔我從東來。祇見你們門內走出三個大漢。那夥人是怎的來。你可向俺直說。若有半言支吾。莫怪俺無情。師師聽着。却不說不忙的答道。鶯花庭院。又不是相公的公館。容得你相公來往。便禁得別人不能來往嗎。要知那夥人的來歷。待俺告知你。便是。但不知俺有何得罪相公之處。敢求明示。賈奕聽了。冷笑道。俺把你當作知心看待。昨天欣逢七夕良辰。沽得佳釀醇醪。想和你慶饌一番。却不料來到門前。大門緊閉。便有樊噲的大力。也踏不開這扇牢門。喚叫多時。又没人答應。俺心內早也料到有別人在內取樂。所以今天清晨在門東遠處守候。果然見你送了三個新歡的大漢出來。真把俺氣死也。師師道。相公不必煩惱。那人有大勢力的。哩。賈奕道。有甚麼的大勢力。難道是王公駙馬嗎。師師道。比着王公駙馬。勢力還要大得多哩。賈奕聽了。想了一想。却訝道。比着王公駙馬的勢力還大。除非是當今的天子了。師師道。誠如君言。賈奕冷笑道。你可不要吹牛。啡。當今天子有三千粉黛。八百脂嬌。怎肯光顧你這種娼賤。我却不信。師師道。莫怪你不信。且看一件證物。說着。踱到樓上。從房中箱內取出那件龍鳳絞。縮下樓。交於賈奕。賈奕取過手來。覷了一回。認得是天子御衣。不覺長嘆一聲。忽然的倒下地去。頓時人事不知。師師見賈奕悶倒在地。忙的上前急救。隔了些時。賈奕纔醒了過來。神志却仍未清。嘴吧裏含糊的說道。天子在此行踏。俺怎敢再踏。

金環院之門。他動不動。金爪碎腦。是不是斧鉞臨身。咳。俺和師師兩個膠漆之情。本很美滿。不料禍生不測。好有一比。不知賈奕比作何來。且看下回分解。

【十一】 痴獸漢險喪殘生

話說賈奕把自己和師師的情形。譬喻的說道。好像天淡淡雲邊鸞鳳。水澄澄波裏鴛鴦。平白地湧出一條八爪金龍。把咱們的鸞鳳打開。鴛鴦拆散。好不傷感人也。師師聽得有些好笑。却說道。相公起來坐坐罷。免得在地上躺着。不使賈奕聽說。果然把身體跳了起來。却向着師師俯伏在地道。死罪死罪。臣多有冒瀆。望皇后娘娘寬恕。師師笑道。你說的怎話。他是堂堂天子。有一皇后。三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更有三千粉黛。八百胭脂。到晚晌。乘着龍車鳳輦。到三十六宮。二十四苑。閒遊。有多少天仙玉人。侍候着。況且鳳燭龍燈之下。嚴妝整扮。各排御宴。笙簫細樂。何等受用。怎肯顧到我呢。昨宵之事。不過暫時。間厭着。皇宮拘束。偶至於此。一歡而別。未必再來。更說不到長來。寵我相公未免太不曉事。直落得這般煩惱。說着。把賈奕攙了起來。回到樓上。在房內坐定。師師取出幾盞淡酒來。與賈奕解悶。賈奕滿肚心事。那裏還喝得進口。勉強飲了三杯。却又長吁短嘆起來。掉頭一看。見筆硯在側。便用手拈起筆來。拂開花箋。寫了一章小詞。調寄南鄉子。詞道。閒步小樓前。見箇佳人。貌類仙。暗想聖情。渾似夢。追歡執手。

蘭房恣意。一夜說盟言。滿掬沉檀噴瑞煙。報到早朝歸去晚。回鑾留下鮫綃當宿錢師。師見了這首小詞。恐給徽宗到此見着。有些不雅。便順手將這花箋收放妝盒之內。兩人談了一回。日色漸晚。賈奕起身欲行。說道：俺從今後再也不敢踏上你的門兒來。咱兩個瓶墜簪拆。恩斷義絕。師師聽了。正待婉言勸慰。忽見小了頭進內報道：那昨宵隨駕來的高平章。不知為了怎的。卻又來了。賈奕正想躲避。高俅却已上樓來了。見着賈奕在師師房內。頓時大怒。遂吩咐樓下的侍從人等。把賈奕執下。送往大理寺獄中去。賈奕遇着這般情景。唬得額上汗珠如雨。心中小鹿亂撞。師師在旁邊也着實代賈奕捏了一把汗。正在没法擺佈之時。却有李嬪嫻聽得消息。心想賈奕也是化過大錢的豪客。不忍見死不救。便設了一計。上前和高俅說道：上告平章。那漢子不是外人。乃是師師的同胞哥哥。向在西京洛陽。做小賣買度日多年。不和妹子相見。今天特來探問。老婆子辦了幾杯淡酒。與他洗塵。却不料得罪了平章。敢求看在老婆子的薄面。寬恕了他。纔是高俅聽得李嬪嫻苦苦哀求。却把賈奕信以師師的胞兄。想起師師乃是徽宗的寵姬。反去對於賈奕。道了個歉。賈奕便脫身而去。高俅却和師師說道：皇上因為微服私行。已被皇后和文武大臣們探聽明白。今晚不便再來。大約須隔幾日。纔得到此哩。高俅說罷。自去不提。却說賈奕回到家中。悶悶不樂。又因和宋江許久未曾見面。覺得十分無聊。正在千愁萬慮之時。僮兒報道：宋大爺來了。賈奕起身相迎。只見宋江

神色有些慌張。不免暗自納罕。却把方纔金環院之事。和宋江說了一遍。宋江道。不瞞老弟說。愚兄久有心事在懷。少不得要做亡命漢了。賈奕驚道。怪不得半年多沒曾見着你。俺也不曾到鄆城縣探聽消息。但不知此話是那裏說起的。宋江附了賈奕的耳朵。悄悄的說道。從前朝旨往太湖地方搬運花石。差着楊志林冲張青關勝等十二人。為指使。這十二人本和俺結義為弟兄的。只因楊志中途賣刀。殺了潑毛蟲牛二。犯罪發配衛州。消息傳到林冲等十一人那邊。這十一人便暗通鄆城縣的象家英雄。密圖大事。不料事機不密。惹出一場滔天大禍。要知宋江所說的滔天大禍。究竟是甚麼。且看下回分解。

十二

殺淫婦宋江落草

話說宋江說到這裏。却又繼續的說道。林冲等十一人。探得楊志發配衛州城。便聯絡鄆城縣石碣村許多好漢。在中途把解差殺掉。救出楊志。到梁山落草去了。鄆城縣原是俺的治下。許多好漢與俺都有往來。楊志等又是俺的結義弟兄。所以梁山消息。俺這裏常有書信來往。那烏龍院的閻婆惜。本與俺十分相契。不料近來趁俺出外公幹。半年有餘。却私通俺徒弟張文遠。設了毒計。有害俺的意思。俺沒曾防備。梁山的書信。都置在狗淫婦那邊。昨天俺在烏龍院中。和狗淫婦鬪嘴。他說道。俺的性命都在他手

掌之中。俺想事到如此。向他取還書信。萬難辦到的。倘書信落在他的手。俺性命實是危險。曹孟德說的。甯我負人。不願人來負我。俺彼時定了主意。不如先下手為強。把狗淫婦殺了。消俺這口悶氣。賈奕聽了。益發的大驚起來。說道。京城地面。犯了血案。有翅也難飛越的。你殺了閻婆惜。雖很容易。祇是你的前途。却又怎處。宋江道。左不過也往梁山落草罷了。據俺看來。你既是心愛的人。被當今皇帝奪了過去。不如同到梁山。共圖大事的為妙。賈奕答道。你去落草。到也合算。祇因俺有兩個近戚。在朝中供職。假使俺去落草。豈不連累他們。宋江道。如此說來。足見你的誠義。俺却不能和你多談。就此行事去也。賈奕知道宋江有要事在胸。不便苦留。祇得起身來送。說道。前途珍重。好自為之。大塊茫茫。後會有期。哩。兩人揮淚而別。宋江別了賈奕。在大街上買了一把尖刀。藏在褲腿之內。一路行來。忽想起此番犯了血案。不知何日再到京城。李師師那邊。該去走一遭。心中想着。蹀到金環院。跨進門去。李嬷嬷笑迎道。宋相公好久不來。連賈相公也不常來了。師師在樓上聽着。忙的跑了下來。想請宋江上樓。宋江道。俺有要事在身。立刻便要動身。遠行。祇是和你們將要分別。俺當題詞於壁。留作紀念。師師道。如此便請宋相公揮墨。則個宋江聽了。便提筆在牆上題道。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到山東。烟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得。回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膽

見却賞了李嬭嬭許多珍奇東西。李嬭嬭當然是謝恩而退。師師却接着問道。陛下緣何旬日不來。徽宗道。朕恐街市小民認得御容。又恐驚動了文武大臣。因此好久沒來。二人小別新逢。少不得又是綺閣筵開。飲了一回。撤去筵席。師師解衣先寢。徽宗倚着欄架兒暫歇。無意間偶開妝盒。却見那賈奕題寫的小詞。用手取來觀看。念到末後留下鮫綃當宿錢。心想這是譏諷俺的哩。徽宗怎等聰俊。那樁事是理會不得的。不覺微哂了一哂。師師在床上見着。暗想徽宗寵愛自己。必不着惱的。自己却假裝睡着似的。果然給師師料到。依然很欣喜的和師師睡了一覺醒來。徽宗匆匆別去。來到樓下。却見粉牆上幾行黑字。寫得龍騰虎躍。筆勢飛舞。上前細瞧。也是二首小詞。那詞便是宋江寫的。徽宗讀了一遍。覺得詞意爽朗。大有英雄氣概。祇是字裏行間不免有些草寇行徑。徽宗見着。也不放在心懷。逕自回宮。從此徽宗在金環院中。朝去暮來。相近一個多月。和師師恩愛愈深。不能相捨。暫且不提。且表賈奕自從七月初八那天別了師師。至今不曾相見。這獸子色慾薰心。却害起相思病來。晝忘食。夜忘寢。千愁萬恨。朝夜憂思。直瘦得肌膚如削。便編了一齣曲兒。時常唱來消遣。曲道。愁愁復愁。愁意難留情。脉脉思悠悠。江淹足恨。宋玉悲秋。西風穿破牖。明月照南樓。易得兩眉舊。恨難忘滿眼。新愁。算來天下人煩惱。都來最在我心頭。那賈奕愁來愁去。却見左右報着陳州通判宋邦傑。在門首要見賈奕。和宋邦傑原是婣表近親。忙的吩咐請進。自己降階出迎。接

上廳來分賓主坐定。宋邦傑見賈奕異常消瘦。便道：「長遠沒和都巡相見，怎落得這般消瘦？」賈奕聽說，不覺眼淚汪汪的，具說實情。宋邦傑聽着，笑道：「咱兩個從來相知，你是一個聰明人，怎的為了一個煙花賤妓，却把功名富貴都廢掉了呢？也未免痴迷得很哩。」賈奕道：「堂堂天子，貴為一人，尚戀師師之色，况俺乃是一介愚夫哩。」說着，挨聲嘆氣的嘆了一回。要知宋邦傑聽了賈奕的話，怎等擺佈，且看下回分解。

十四 寫情書 貳漢惹禍

話說宋邦傑聽了賈奕的話，知道賈奕是個執迷不悟的人。但見他痴呆得可憐，便道：「你可放心，咱們的姑夫曹輔，現在朝內職居諫議大夫，不如和他說知，教他上表進諫。」那天子便當不敢私行，你和師師也可兩口兒完聚了哩。」賈奕聽了大喜，催着宋邦傑快去擺佈。宋邦傑到也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立刻來到曹輔府中，見了曹輔，把徽宗昨夜在金環院中歇宿的話說了一遍。曹輔聽着，說道：「皇上如此荒淫，俺自有主意。」說着，宋邦傑告退。到了次日清晨，金鑾殿上，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徽宗上朝理政，只見班部內閃出一位大臣，那大臣便是曹輔，頭頂諫疏，跪伏在地。徽宗傳旨，命他站起，把諫疏取來細閱。篇上說的無非是些不可私幸，放院應該保重聖躬的話。徽宗見着，心想從潛道微行，原是人不知，鬼不覺的，怎的忽給外人知曉，所以見了曹輔的奏疏，不

覺老羞成怒起來。叱道：你說朕私幸妓院，可有證據嗎？曹輔正待答辯，徽宗即降旨，把曹輔褫了官職，貶往郴州居住。這旨下後，却又惱了一位大臣，乃是張天覺。和曹輔是同等的官職，站出班來奏道：曹輔心在愛君，言甚鯁直，祇惜陛下不能採納，遂致遠加竄逐。倘陛下文過飾非，再信讒言，微游妓館，那是忠言結舌，不聞於上。萬一有奸邪巨測的事情發生，陛下悔之晚矣。徽宗聽了張天覺的話，却感動了心理，便道：賴卿忠嘉，得聞讜論，朕知勉矣。行將改之。天覺回奏道：陛下倘信微臣之言，痛改前非，好比周宣王因庭燎之箴而勤政，漢武帝悔輪臺之失而罷兵，那真是宗社之幸哩。徽宗聽着，點頭稱是。傳旨復了曹輔的官職，曹輔謝恩而退。徽宗退朝回宮，想起天覺的話，果然不敢再去微行。過了幾天，心中却又挂念師師，又想起和師師恩情，怎生割捨得下。便密喚楊戩來前說道：你可傳朕密旨，到金環院中，說於師師知曉，便說朕因曹輔、張天覺諫阻，不使出宮，却誤了佳期密約，千萬休怪。楊戩領旨自去不提。且說那天曹輔為了一進諫，險些去了官職。回府和宋邦傑說知，宋邦傑又來到賈奕家裏，和賈奕說了一遍。隔了幾日，宮中傳出消息，說徽宗安居深宮，不再出游。賈奕聽了大喜，以為金環院既沒天子踪跡，自己便可前去和師師賡續舊歡。祇因和師師睽違日久，恐怕師師冷待自己，便寫了一封書信，打發僮兒送去。師師接信念道：奕自從七月相別之後，又逢重九，日月如梭，無由會面。今聞天子納忠臣之諫，深居禁中，無復微行私幸，是咱兩人夙

有緣。今夕佳辰。不可虛度。未承開允。立俟佳音。右廂都巡賈奕。啟上可意人李師師簾下。師師念罷。笑了一笑。隨便置於桌上。正在思念賈奕。却不妨楊戩跨了進來。想要把信掩蓋。却已來不及了。祇得佯羞詐醉的迎着楊戩。傳了聖旨。師師作嬌道。天子有了皇后貴妃。追歡取樂。賤妾乃平康末妓。豈是天子行踏去處。說着倒在床上。早淌下淚來。楊戩再三撫慰道。夫人休怪。歇幾天。天子須來也。話方說罷。猛抬頭。忽見桌子上放着書信。看了一遍。頓時大怒道。你這潑賤物。近了天子。得承寵幸。却又密地和賈奕打着書信。又怎是你的哥哥。怪不得上次高平章遇見了他。恨不得一刀砍他腦袋。哩楊戩說着。收了書信。揚長而去。師師和李嬪嬙等。早曉得魂不附體。只得硬着頭皮。等候吉凶消息罷了。那楊戩回到宮內。徽宗問道。師師說着甚來。楊戩把賈奕書信呈上。徽宗見着。却道。賈奕是甚麼東西。敢在禁地踐踏。這不干師師的事。朕自有旨。不知徽宗有何諭旨。且看下回分解。

十五 膺妃位預慶元宵

話說徽宗見着賈奕寫給師師的信。命中使立刻去拿賈奕。不多時。賈奕拿到。徽宗在便殿坐着。見賈奕跪伏金階之下。便道。匹夫敢踏禁地。却又造詞謗朕。該當何罪。賈奕聽着。唬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忙磕着腦袋。口稱死罪。徽臣怎敢訛謗陛下。伏求聖察。

徽宗道。你道不敢訛謗。且不問你那封書信。先問你留下鮫綃當宿錢的詞。是誰做的。賈奕聽了。知道縣賴不過。便無詞以對。徽宗立刻傳旨道。賈奕流言謗朕。着夷三族。餘者着推入市曹。一齊斬首報來。中使領旨。那有他說。把賈奕押往市曹。這時汴京城內。又是不論男女老小。統都得了消息。人山人海。來瞧熱鬧。師師聽得賈奕將死。雖沒十分恩情。究有些微天良。不禁暗暗流淚。誰知賈奕合該不死。却又惱了張天覺。忙的來到法場。止住劊子手。且慢用刑。自己却又進得宮來奏道。方今天下不靖。盜賊蜂起。梁山賊寇。奉了宋江為首。招集亡命。聲勢浩大。陛下不修厥德。反和匹夫爭奪。賤妓用此極刑。豈不給臣民所笑。徽宗本來因為張天覺乃是忠直不畏死的一條鐵漢。所以凡事有些懼他。現在聽了天覺所奏。便道。朕並非執意要殺那廝。祇因流言謗朕。朕現在把他題詞抄下給你。你去看來。天覺把詞看了一遍。又奏道。這是陛下之過。孟子說的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陛下高拱禁庭。誰敢妄肆詆毀。現在陛下不以萬乘之尊。自尊便。難怪在下小臣肆無忌憚。所謂君不君。則臣不臣。陛下自悔其過。纔是。徽宗聽了。着實慚恧。却強顏說道。現在姑且看在卿之分上。赦了那廝之罪。祇是那廝決不能再令住居京城了。說着。傳旨把賈奕貶做廣南瓊州司戶參軍。張天覺領旨出宮。來到法場。把旨念了一遍。放了賈奕。賈奕謝了天覺相救之恩。便安排行李。準備上任。却不敢再到金環院和師師話別。忍着心疼。出京去了。且說徽宗因為賈奕之事。又因張天覺直

言忠諫。自己不便再到金環院去。却又難忘師師的恩情。便和高球楊戩等商議。高球道：「既是陛下愛着小妮子，何不宣進宮來？」怎怕不能開懷暢樂哩。徽宗聞言大喜，便命高球前去行事。另付黃金千兩，命高球交付李嬪。嬪作為師師的身價。高球領旨騎了一匹快馬，後面押着香車，直奔金環院而來。見過李嬪，說明來意。李嬪聽得天子有旨，又看黃金分上，那有不允之理。師師却也愛慕天子多情，妝扮完畢，別了李嬪，乘着香車而去。進宮見駕，徽宗好不得意。傳旨把師師封作明妃，安置在豐樂樓中。從此徽宗把師師十分厚待，異常恩寵。却又想起當初結識師師，原是鎮安坊內賣茶周秀的功勞，好個徽宗，不忘前功。傳旨把周秀除授泗州茶提舉的官職。周秀本是個市井小人，一旦交着鴻運，做起官來，真是夢想未到。打馬上任，欸段出京，好不威风。然也表過不提。却說徽宗得了師師，在豐樂樓中朝歡暮樂，風流自在。光陰迅速，不知不覺到了歲殘。那天正是臘月朔日，宮內蓋得兩座燈山，一名鰲山，一名綠山。皇城前後左右的四門，也都燈光燦目，照耀得好像瓊宮玉府一般。那放燈原是元宵例有之事。往年宮中都沒有此番熱鬧。現在徽宗想得師師一笑，却恐元宵節邊天不做美，下雨下雪起來，所以特地從隔年臘月朔日，把燈放起，名為預慶元宵。徽宗到了晚間，和師師攜手同游，非常快樂。却又傳旨命臣民也得進宮觀看。這旨下後，汴京城內的軍民人等，好樣瘋癲似的，齊來看燈。京外的人，也是不遠千里而來。宮中頓時熱鬧異常，却不

料滿盈招損。禍起旋踵。要知怎生得禍。且看下回分解。

十六 罵奸賊 玉殞香消

話說徽宗即位到今。荒淫失政。却召了外侮。那外侮乃是北鄰金韃子。金韃子本是一個小國。因為趁着宋朝多亂。漸漸南侵。得了宋朝不少土地。快要逼到汴京來了。徽宗享了一世昇平清福。不料禍起旋踵。警耗頻傳。把個徽宗急得沒法。心想這皇帝御座着實不是易坐的哩。便想卸了肩膀。另尋樂境。即日下旨。傳位給皇太子。自己却稱爲道君教主。退居龍德宮。皇太子即位受賀。稱爲欽宗。改元靖康。一切軍國大事。不關本書。略過不提。且表徽宗禪位以後。專心修道。游興頓衰了。師師也不常召幸。過了年餘。光景。前敵邊界。風鶴益發的緊了起來。師師心地何等明白。心想宋朝氣運日衰。倘不早自爲謀。萬一金兵入城。勢必玉石俱焚。便奏知欽宗。情願把徽宗前後所賜的金錢。統都入官助餉。這時河北方面。正和金韃子開戰。却因內帑竭蹶。餉銀很患不足。現在得了師師大宗款項。好像久旱得雨。欽宗大喜。把金錢押赴河北。充作餉銀。却下旨加封師師爲明太妃。位在皇太后鄭氏之亞。師師得旨。却不欣喜。暗地裏在內押班張迪前。賄了不少銀子。請他在徽宗。欽宗前轉達意思。自己情願棄家去做女道士。張迪受了師師的賄賂。果然竭力幫忙。欽宗本沒有成見的。聽了張迪轉達的話。却說道。明

太妃乃是上皇的舊人。此事應和上皇說知。張迪便來到龍德宮。見了徽宗。把師師的話說了一遍。徽宗見着。心想自己已是專心修道。難得他也有此志向。不覺暗暗稱奇。却又誇贊起來。便道。修道原是美事。明太妃有此高見。可就聽他的。便罷了。張迪聽了。知道徽宗已贊成了。却又奏道。上皇既許太妃修道。何不賜一庵觀。令他住持呢。徽宗道。既是這樣說來。便把北郭的慈雲觀。賜了他。罷。張迪領旨。回告師師。師師大喜。叩謝了徽宗。又去拜別欽宗。即日出宮。來到慈雲觀。住持修道。這時李嬪嫻依舊在鎮安坊內開設金環院。起初因為他院內曾蒙天子幸過。師師進宮以後。生涯非常興旺。現在却因四方不靖。皮肉賣買。十分冷淡。却幸從前有些積蓄。不致餓癯了鵝腹。他知師師在慈雲觀修道。有時偷閑去和師師晤面。師師勸他早些收了門庭。避禍為是。怎奈鵝兒無知。依舊迷戀繁華。又過了年餘。金兵已渡黃河。忽然的破了汴京。徽欽二宗。都給金兵擄着。押坐囚車。直往北去。汴京便入了金韃子的手中。金兵便大掠起來。汴京城內的居民。個個如喪家之犬。可憐李嬪嫻不聽師師的話。不知早自避禍。一生積蓄。都給金兵掠去。却還斷送了老命。表過不提。且說金韃子的首領。名喚金兀朮。得了汴京。少不得自有一般寡廉鮮恥的人。前去獻媚。却有一個媚外奸臣。張邦昌。素知師師生得美艷。此番根查了幾天。在慈雲觀內查着。便想把師師獻到金營。博取自己的功名。正待吩咐侍從人等。強把師師拖住。師師見事危急。大罵道。俺雖是煙花賤妓。却曾蒙

皇帝眷顧。豈肯大節於虜。甯可把腦袋砍掉。志却不可奪的哩。祇不知你們這般奴才。也曾受過大宋厚恩。高官厚祿。那橋不曾享過。朝廷又甚事得罪了你們。你們却事事顛覆朝廷。口喚南朝糧。心向北邊人。現在又想強污了俺。去孝敬醜虜。求取你的功名。俺豈是你們的羔雁贄禮哩。說着。從頭上拔出金簪。猛向喉間刺去。張邦昌上前來救。怎還來得及。一縷香魂。直往離恨天去了。金兀朮知着。十分憐惜。傳命厚葬。又親去祭奠。了一番。後來徽宗囚車北去。到五國城地界。聽得師師死難消息也。着實淌了不少眼淚。祇可惜名妓風塵一世。直落得這般下梢。在下做書的。寫到這裏。很是替他悲慘。但見他侃侃罵賊而死。忠肝義膽。却又嘆羨得很哩。

新書出版廣告

歷史小說 關公演義

彩面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二角

歷史小說 張飛演義

彩面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二角

歷史小說 曹操演義

彩面精裝二冊

定價大洋四角

歷史小說 岳飛演義

彩面精裝二冊

定價大洋四角

歷史小說 林冲演義

彩面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二角

歷史小說 李存孝演義

彩面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二角

歷史小說 霞飛將軍全傳

彩面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四版

李師師全傳

全書一冊定價二角

編撰者 陳 蓮 痕

發行者 競智圖書館

印刷者 競智圖書印刷所

寄售處 廣 益 書 局

代售處 廣東永漢北路 ● 漢口半邊街
北平楊梅竹街 ● 長沙南陽街
開封書店街 ● 台北各大書坊
廣益書局支店特約處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唐宋元明歷朝通俗演義

唐宋元明……四朝歷史

原原本本……莫不詳備

分回演述……最有興味

詞意明顯……雅俗咸宜

唐史演義 全書六冊 價洋六角

五代史演義 全書六冊 價洋六角

宋史演義 全書六冊 價洋六角

元史演義 全書四冊 價洋五角

明史演義 全書四冊 價洋四角

小說中更有價值者。莫若歷史小說。而歷史小說尤以演義為最高尚。取材皆由正史。立義務在嚴明。不假浮夸。力求真實。其於正史中畧者詳之。闕者補之。不泥於史。亦不背於史也。但演義究係小說體裁。演釋歷史。故難實於翔實中。見新穎。精華中含趣味。簡潔了當。明白淺顯。方為歷史演義之傑構。本局為近今社會通俗計。特編唐宋元明四朝演義全書。統括前後十餘年之歷史。包羅於百數十回之內。刪繁就簡。鉅實剪裁。總期購者不嫌其繁。閱者不厭其冗。長至每回之緊要處。更有精緻圖畫。使當時之情景。如在目前。實足為通俗教育之一助。況此種演義。尤妙在可合可分。合之則四朝銜接。一氣相貫。分之則每朝起訖。各具線索。故分購合購。悉無不可。